智慧之源第一〇六期 歡迎索取．隨喜贊助

董正之敬題

發行者：智慧之源雜誌社
發行人：張詠雪
編輯者：法界佛教總會文宣組
社址：高市林森二路一三五巷十八號六樓
電話：傳眞：（〇七）二八一三三一九一
郵政劃撥：四〇四〇五九一—七張詠雪
北區聯絡處：法界佛教印經會
地址：115北市忠孝東路6段85號11樓
電話：（〇二）七八六三〇二二一
劃撥帳號：13217985張淑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創刊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七三三六一號
印刷：鼎正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四二九號執照爲雜誌交寄

Source of Wisdom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
許可證
北台字第6354號

脫離五欲 返本還原

◎文／法總中文出版部提供

上人的教化

上人一生之中，教化弟子無數。

上人教化弟子的方式，也就是禪宗的當頭棒喝。

他老人家處處緊迫地喝問小沙彌

「不知道的『我』是誰？」「知道了沒有」？

古來大德往往就在被喝的急切間雜念消除，

智慧開發，突破疑情，即時了悟。

上人一生之中，教化弟子無數。上人的弟子，不論男女老幼，吃長齋的不少。但是在修行的路上，要不受這彩色繽紛的社會所引誘，卻談何容易。上人苦口婆心，並不是要求弟子四事供養，而是要弟子們脫離五欲，返本還原。處處勸導弟子們出家修行，才是根本。但是娑婆衆生的根性，就是剛強顚倒，難調難伏。你教他向西，他卻要到東邊去，要看看有甚麼東西能滿足這六根一時的受用。上人費盡心血，勞慮終朝，用種種方法，因人施教。或藉故嚴辭訶斥，教弟子破除無明；或關懷愛惜備至，使徒弟慚愧懺悔。不論何種方式，一般人看不見的，就是上人度化衆生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上人從來不怕把徒弟們趕跑，犯小錯也絕不留情。上人曾說：「我不怕你們跑掉，你們來也好，去也好，也是一樣。甚麼原因？因爲我就是法界孫悟空一個筋斗可以打到十萬八千里，可是，還是逃不過如來的掌心。向內向外跑，都是走不了。到頭來還是在這兒。」弟子們所作所爲，上人像裝有雷達般瞭如指掌。師父恩威並施，徒弟們屢蒙教益，感激流涕。但衆生根性，反覆無常，眨眼全忘訓誨，以致生生世世，輪迴六道之中。下面是有關上人教化弟子的紀實，也希望其他曾經受過上人恩典的佛友，把你們難忘的一頁寄到法總編輯部，將予刊登以互相策勉。

當中美佛教總會在天后廟街的時候，有一位十多歲的美國孩子剃度做了沙彌。這一位小沙彌雖然常受到師父嚴厲的管教，卻童心未泯，貪玩的性格使他靜不下來。一天晚上，小沙彌決定溜到街上去逛逛。於是他穿上在家人的衣服，戴著羊毛帽子，從四樓露台沿著水管，落腳在三樓露台的鐵欄杆上，再利用防火梯，在黑夜中消失了踪影。幾小時過去了，誰也不知道他做了些甚麼事。早課開始前，他按著出去的路線，又摸了回來。沒有人看到他離開，也沒有人看到他回來。他也沒有跟任何人說及他的行踪。第二天，師父衝著他問道：「昨晚你上哪兒去了？」「師父，那裡也沒去。」小沙彌發抖地回答。「那麼，你在巴士上幹甚麼？」上人接著問。這時，小房間裡的人不期而然都聚精會神在聽。「我…我…我不知道。」小沙彌哭喪著臉說。上人厲聲喝道：「到底不知道的是誰？」「我…我…我不知道。」「誰給你香菸的？」「我記不得了。」小沙彌哭泣著回答。「你爲甚麼和巴士上那位女孩子聊天？」小沙彌的臉都發紫了！「師父怎的都知道了？」小沙彌驚慌地問。上人聲色俱厲地嚷道：「我怎麼知道？我告訴你我怎麼知道的…。你知道了沒有？」小沙彌正在目瞪口呆，上人毫不放鬆地再喝道：「怎麼樣，你知道了沒有？」「知道了。」「我就是這樣知道的。」上人溫和地說。接下來是一片寂默。「記著！」上人訓誨道：「也許你可以騙得了自己，可是你無法欺騙大衆！」

上人教化弟子的方式，也就是禪宗的當頭棒喝。他老人家處處緊迫地喝問小沙彌「不知道的『我』是誰？」又再追問他「知道了沒有」？古來大德往往就在被喝的急切間雜念消除，智慧開發，突破疑情，即時了悟。上人的苦心，小沙彌可曾知道？

（取材自宣化上人事蹟續編）

↑謝果正攝影。

◎法界高雄分會

流通宣化上人法音及每週二、四晚上共修大悲懺、楞嚴咒，每週四晚上兒童讀經班，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大悲懺法會。

高雄市四維四路216號4樓之3
07-3365607（開放時間下午2點至8點）

◎徵稿

徵求誦持楞嚴咒之感應及心得，來稿請寄法界印經會（台北市忠孝東路6段85號11樓）或智慧之源（高雄市林森二路135巷18號6樓）。

◎一切布施，莫如法布施

「佛法滅，楞嚴先滅」，楞嚴經、楞嚴咒是正法住世的代表，宣公上人開示，「要想佛法興，先學楞嚴經；要跟閻王鬥，先持楞嚴咒」。今欲使楞嚴經更普及深入人心，令大衆明白楞嚴旨趣，早日見性成佛，特由法界佛教總會製作，宣公上人所講解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錄音帶一套五盒裝，六十分鐘國語卡帶，一二〇卷，流通價每套新台幣六〇〇〇元，現以每套三六〇〇元提供給各界善信認捐給世界各地公、私立圖書館及道場寺廟，供衆參學借聽。

我們希望這套法寶，能讓更多人來分享，歡迎隨分隨力、隨喜功德、有意者，請利用「13217985張淑彤」帳戶劃撥，並請於通信欄內註明「捐助錄音帶」

法界印經會啓

▲助印智慧之源
壹仟貳佰元：陳德成。
壹仟元：蘇文彥，林輝和，林煒智，黃文琦，劉羅九妹，陳志哲，曾黃勤英。
陸佰元：謝天富。
伍百元：葉春娥，林正義，徐成燕，魏海塘，范富美，陳堯睿，釋果嚴。
參佰元：陳品穎，蔡炎璋，沈月清，黃麗珠，劉淵銘。
貳佰元：彭智逸，林裕瀛，林楠山，陳雅芬，黃俊偉。
壹佰元：張瑞紋，馮永生，熊忠義，熊正宗。

▲供養常住三寶
貳仟參佰元：無名氏。
壹仟伍佰元：張瑞紋，黃文琦，黃巖山，黃郭麻，黃昊，黃旻，劉慧蘭。
壹仟參佰元：李明誠。
壹仟元：黃冠智，無名氏，尤欽漢，吳巧如，劉秋菊。
伍佰元：林木枝。
貳佰元：彭惠君，黃進益，尤丁玉，林火明，林陳絨，林佑澤，賴翠蓮。

▲贊建萬佛聖城
壹仟元：張金泉。
參仟元：劉志德。
壹仟元：徐芳郎。
參佰元：陳錫棋。

▲助印經書
壹仟元：劉志德。
參佰元：陳錫棋。

▲放生
貳仟元：劉志德。
壹仟元：徐芳郎。
伍佰元：葉春娥，廖翊含，林楠山全家，黃明川全家，黃法尊等二人。

上人法語

你們一定要把「楞嚴咒」學會，如此不但可以了生死，還可以免除魔難災禍，救度衆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日

模範僧團在美國

人上人編續上人宣化事蹟

⊙文／法總中文出版部提供

弘揚正法度蓮生

弘揚佛法卻不要著我相，那就是正法。佛教裡沒有甚麼是受苦與艱難。

我們一定要不自私地幫助別人。去除貪、瞋、癡，就像把手掌翻過來。

從前我是貪，現在不是了；從前我是瞋，現在不是了；從前我是癡，現在不是了。

轉過去，翻過來，這就是我傳給你們的諸佛心法。

四．因緣湊合　學子歸心

參加在美國舉行第一次禪七的，還有最早住在Sutter St.而皈依上人的美國人果理（Nick Mechling）。他在1964年的時候便認識上人。從那時起，直至1969年他和他的太太果珊（Susan Mechling）從不缺席地，參加每週三次的佛教講堂講經法會。當果珊剛搬進Sutter St.時候，果理與上人說笑：「易果容又多一位女朋友了（因爲這位哈佛大學高材生，交遊廣闊，頗有人緣，往往是女孩子們歡喜的對象。）

上人用英語答道：「Maybe you!（也可能是你啊！）」1966年九月果理和果珊得到上人應允，替他們用佛教儀式在Sutter St.佛教講堂主持婚禮。誰說上人只教人出家修道，旁的不管？上人是相機逗教，因人說法。在家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出家要立志了生死，出娑婆。他們的婚姻維持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八年了。

1967年12月果理的弟弟果德（Steve），和他的摯友果佑（恆佐）從夏威夷來訪。在書信中，上人的修持早已灌入他倆人的耳朵裡。這次安排回家的路程中，預定先到三藩市去會見這位如果珊居士說的三：不抽菸、不喝酒，持長素，不貪財、不自利、不爲女色所動，而每發一言必切中人心深處，令人感激涕零的大善知識。

到達三藩市的翌日，果德和果佑會見了上人，也決定了他們回南加州後，再折返三藩市來唸大學。這兩位只知吃喝玩樂的青年，在上人的鼓勵下，專心向學，除了上課之外，其他的時間，就是在中國城天后廟街金山寺打禪七了。

參加春季坐禪班的，還有一位爲了尋師訪道，隻身從德薩斯州到三藩市來的美國女孩子果進（Jan Vickers）。果進那時才二十一歲，不過她已經覺得人的「生」與「死」是多麼無聊。因何生？爲何死？這些問題縈迴腦際。她開始研究印度教和佛教，卻是一竅不通。不知怎的，一股力量把她帶到三藩市來。皇天不負苦心人，她抵達三藩市不到十二小時，就碰上了果理和果珊。於是坐禪班又多了一員。

春天，帶來了陽光和水份，各種因緣湊合，萬物滋長。這一年，是1968年，可以說是我們法界佛教總會興盛的一年，也是上人在西方泥土中播下了佛教種籽的時節。美國人知道出家修道，也就是宣公上人努力耕耘的成果。

光陰似箭，轉眼孟夏新臨。在此同時，聽到上人名字的美國青年相繼來訪，金山寺霎時間擠滿了莘莘學子，九十六天的「楞嚴暑期班」隨即開始。

五．三月楞嚴

這是1968年的六月十六日，正是「楞嚴暑期班」開始的第一天。在這一層屋簷漆金，帶有中國古代廟宇雕刻建築的樓房內，聚集了三十多位年青聰慧的美籍男女大學生。他們大部分是來自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像其他現代的知識青年一樣，對未來和人生憧憬著疑慮與迷惘。然而，在科學和傳統的天主教、基督教教理上找不到內心的安靜，便趨向哲學和其他宗教裡探討，於是到大學去研究，選修哲學或亞洲文學系。這一群善根深厚的青年，一聽到有一位雖然沒有博士教授頭銜，而禪學高深、眞參實證的中國高僧在三藩市中國城，都願意移船就礁，跟隨著易果容到金山寺來。

上人知道機緣成熟，種籽長出來幼苗，更需要小心護持。爲了佛教眞正能在美國根深柢固，上人竭盡心力，整日的工作包括講解《楞嚴經》，訓練學生們寫筆記和溫習功課，指導他們靜坐；還要教他們怎樣合掌、拜佛、煲茶、燒飯、拿筷子。第一期出家的美籍女弟子恆持法師說：「一九六八年的時候，上人還要給我們做飯，我在幫忙。他老人家問：『妳媽媽沒有教妳燒飯嗎？』我微笑作答，不過心裡說：『我們是吃馬鈴薯的呀！』另一位美籍女弟子果進居士說：「有一次，上人帶我到都板街去買鋁質的茶壺，因爲洗碗的人不但可以打碎了杯碟，還可以弄破茶壺。還有一次，我煮了一鍋黑豆，疏忽地忘記了關火。師父及時走到廚房，要不然豆都被燒焦了。上人清理了滾瀉出來的東西，沒有一言怪責。」這一群窮學子，不但沒有供養，還要上人恆佐法師說：「暑期班時，大家都吃素。上人鼓勵學生們，日中一食，戒菸戒毒品。到暑期快完結時，很多人受到上人的感化，已是過午不食。男生們把當時流行嬉皮式的長鬚子和長髮去掉；女生們也把頭髮剪短了。」

時間飛馳，爲要趕著完成整部經，好讓學生們安心地回西雅圖求學，上人由每天講經二次，增加至五次，由研究亞洲文學系的學生輪流翻譯。上人毫不休息地，終於在第九十六天圓滿了整部《楞嚴經》。上人給學生們的考試是背誦《楞嚴咒》。有兩位弟子，單是早晚隨衆念誦，一個在二十六天內，另一個在二十八天內，把《楞嚴咒》熟背出來。也因爲這部《楞嚴經》，創下了一九六八年美籍男女學生度出家爲僧尼的歷史上第一頁。第一位在暑期班時出家的就是恆前法師。

這次暑期班，學生們初嘗正法的滋味，開始認識了東來的佛教，與衆不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一部份學生決定轉到三藩市來唸書，以便接近師父上人；其餘的依依不捨，作禮道別，大家齊說：「今年過去，還有明年。」於是接二連三的暑期禪坐班隨著美國佛教的發展陸續來臨，奠定了佛教在美國樹立的基礎。

上人爲法忘軀，對弟子們循循善誘。只要有感恩心的佛教徒都願意盡少份綿力，爲人類的和平幸福和佛教的發揚光大而努力。以下是一出來的自願心話：

Lewis Lancaster 在1970年的暑期班結業典禮時說：「你們現在的暑期班，就算是在亞洲佛教國家，能夠像你們這樣用功的很少；也很少老師能夠和你們的老師相比擬。」

易果容說：「上人整天像照顧嬰孩般照顧我們。每兩小時就坐在床堂陪伴我們，和我們傾談，使我們不致失望而離去。他老人家還要給我們做飯，因爲沒有人懂。」果遵（Dinwiddie）居士在1970年結業典禮時說：「我們可以見證，佛法眞的來到美國了。」

六．一花開五葉

1968年一月30日，也就是戊申年農曆新年，上人已搬回來中國城天后廟。這一天大家都喜氣洋洋，中國弟子們喜的是，以後更方便到佛教講堂聽上人講經說法。在Sutter街認識上人的美國人喜的是，遇到一位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導師。那時，上人正在講「七佛傳法偈」。七佛傳法偈是過去莊嚴劫三佛和現在賢劫四佛，每位佛說出的偈承心法偈頌，言簡意賅，禪理深妙。從第七位佛釋迦牟尼佛拈花示衆，迦葉尊者破顏微笑，於是如來囑咐他「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的心印法門」。二十八傳到菩提達摩尊者。達摩尊者來到中國，成爲禪宗初祖。他的傳法偈說：「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這一天，上人也對大家說：「今年會有五朵蓮花在美洲盛放。」聽到了新年，很快已是二月份了。由於弟子們遇到上人如獲至寶，輾轉相告他們的親友，皈依上人的美國青年逐漸增加。所以，「楞嚴暑期班」的時候，已經有三十多人了。

七．臨別贈言

記得我在年輕時，比看電影更興緻盎然的，就是跟師兄弟們，圍坐在一起聽師父上人講公案，說佛理。往往就透過這閒談聊天的時分，上人傳遞給弟子們修行的準則。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杪，五位首次在三藩市剃度的美籍青年，正準備到台灣基隆海會寺受具足戒。一連三天，上人悲心切切，海爾諄諄地訓導這一班幫助開墾美國佛教的員工。很感謝早期的出家在家美籍弟子，爲了要聽懂上人百分百的談話，苦學中文，把上人的一言一行，音錄和筆錄下來，使我們今天也能聽到上人的法音，閱讀上人的經典。大學生們大部分是來自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像其他現代的知識青年一樣，對未來和人生憧憬著疑慮與迷惘。然而，在科學和傳統的天主教、基督教教理上找不到內心的安靜，便趨向哲學和其他宗教裡探討，於是到大學去研究，選修哲學或亞洲文學系。這一群善根深厚的青年，一聽到有一位雖然沒有博士教授頭銜，沒有先後。不要奉承或小看別人，也不要管別人奉承或小看你。你們要凡事做得正，表現出美國人也有修行。」

「修道人不見他人過，只說人好話，這就是修『口』德。如果你沒有口德，你說甚麼，人家都不相信。但是，如果你有身、口、意三業的福德，一見面就會受人恭敬。不要聽人家讚歎你，也不要讚歎自己。守口修德，任何時候都不要說人家的過錯；不要老想別人的不是。如果有人對你說別人的壞話，你就走開，不要污了耳朵。這些小節是最容易犯錯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

上人苦口婆心特別對五位行將在另外一個環境下受訓的弟子們講了很多話。你說，大家聽到了沒有？當時，自然大家都很感動，都會說以師志爲己志。可是，當戒子們回來的時候，也帶回來一連串的問題。人性是多麼脆弱啊！爲甚麼人家晚上可以高枕無憂，我們卻要不倒單？爲甚麼人家晚上可以吃晚餐，我們要日中一食（上人日中一食，是要遵佛制和發願將食物供養饑餓的衆生，使他們都能得到「食」福）？爲甚麼人家可以很隨便，我們卻要衣不離體？唉！誰可以不隨境轉？

上人把這番話寫了下面的對聯和偈語，相信很多人已經背熟了。可是，我們能依教奉行嗎？

「凍死不攀緣，餓死不化緣，窮死不求緣，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抱定我們三大宗旨；捨命爲佛事，造命爲本事，正命爲僧事，即事明理，明理即事，推行祖師一脈心傳。」

眞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

八．「七菩提分」與「十二因緣」

佛教講堂因爲Sutter街那幢破舊的樓宇需要拆卸，於是就決定搬遷。剛好那時上人認識的一位學者朋友余天休博士（他是胡余果相的父親，胡余果相後來皈依了上人，才知道上人也是他剛去世的爸爸最敬仰的高僧），正在租賃中國城的天后廟教授美國人《老子道德經》。當他知道上人要找地方的時候，就毅然獻給上人作佛堂。這一層連露台只有七百多方尺面積的樓房，卻是今日法界佛教總會的發祥地。由於地方狹小，佛堂、禪堂、飯堂，都集中一處。晚間，參加「楞嚴暑期班」的男學生們就在這兒住宿。十多人都可以住，因爲他們都要跟著上人坐著睡——不倒單。在那段時期的弟子，都承認這是他們最幸運的時刻。爲甚麼呢？他們都能得到上人的個別指導。

留戀著天后廟的佛教講堂還有兩位上人的弟子，他們就是「七菩提分」和「十二因緣」。1969年春天美國佛教講堂多次在屠場買下牲畜白鴿，給他們說了三皈依後，就在該樓宇的天台上放生。當天晚上，突然露台上來了兩隻鴿子，左右徘徊，還斗膽地走進佛殿。有些弟子上前仔細一看，見到牠們的腳上纏著一條編了號碼的布條，一個是七號，一個是十二號，可能是在屠場中給綁上的。既然趕也趕不去。大家只有隨牠們了。第二天，這兩隻鴿子又飛回來，而且在屋簷下建造了一個鳥窩。有些弟子拿米粒去餵牠們。不到兩天，這兩隻鴿子已是佛教講堂的老朋友了。一位美國弟子果進（Vickers）說：「大家正聚精會神看鴿子，上人來到跟前，我們都看到上人的眼睛含著淚水，大家爲之愕然。師父悲痛地告訴我們這兩隻鴿子是他在唐朝時候的弟子。由於不守戒律，墮落畜道，希望從此牠們改過自新，懺除夙業，再轉爲人。上人給牠們改名爲『七菩提分』和『十二因緣』。」

了萬佛聖城，我非常的害怕！我不知道我喝一杯茶，會不會中毒；會不會像你一樣沒了頭髮。到了辦公室後，我只會哭起來，直至我看到了你師父的時候，甚麼都說不出來了。師父跟我握手，雖然我精神緊張，但是上人和我說的話，心底裡莫明其妙地全都明白。當晚，上人叫我坐上他老人家在萬佛聖城用的高爾夫球車，遊覽聖城。最後，上人正直地說：「妳應該生歡喜心。妳的兒子是一位比丘。妳沒有少了一個兒子，妳是多了一個比丘。妳應該慶幸才對。妳的兒子將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似乎了解比丘就是像耶和華那樣，肩負著神聖的救主職務。我開始明白我是多麼的幸運，有一個這樣發大心自度度人的兒子。」

上人人常常以智慧和德行，感化弟子們的親人，使親人明白佛法；使弟子安心辦道，多年來費盡心血，毫沒有怨言。

（取材自宣化上人事蹟續編）

〈下期待續〉

妳沒有少了一個兒子

《追思無盡》

妳是多了一個比丘

⊙文／法總中文出版部提供

淚水沿著兩頰蔓延而下，形成像路軌般貼在臉上。她恐懼！多年心血教出來的兒子，卻走上這一條模糊的路。所有親戚朋友們的孩子，都不是這樣昏了頭。她憂累！三年來音信斷絕，在外流浪的兒子，是否變成了白癡？她正在胡思亂想，眼前卻出現一位面帶笑容，和藹可親，身披袈裟，個子高大的老和尚，微笑地用英語對她說：「How are you? mm. You were crying.」老和尚隨著眉頭深鎖。

那婦人大約是四十來歲，相貌端莊，雖然面帶哀愁，儼然一位賢妻良母。她就是在1976年時從洛杉磯金輪寺作起點，花了二年半的時間三步一拜，到北加州瑜伽市萬佛聖城的恆實法師的母親。當她知道兒子已經回到萬佛聖城時，她就懷著惶恐的心情，決定來查探怪物，看個究竟。她要累！三年來，她受盡了腦，變成甚麼怪物，做出這些傻事，剃光頭當和尚。信也不能寫，電話也不能打。

感化了一位家族是虔誠的美以美教的美籍青年相繼來訪，金山寺霎時擠滿了莘莘學子，九十六天的「楞嚴暑期班」隨即開始。

光陰似箭，轉眼孟夏新臨。在此同時，聽到上人名字的美國青年相繼來訪，金山寺霎時間擠滿了莘莘學子，九十六天的「楞嚴暑期班」隨即開始。

五．三月楞嚴

這是1968年的六月十六日，正是「楞嚴暑期班」開始的第一天。在這一層屋簷漆金，帶有中國古代廟宇雕刻建築的樓房內，聚集了三十多位年青聰慧的美籍男女大學生。他們大部分是來自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像其他現代的知識青年一樣，對未來和人生憧憬著疑慮與迷惘。然而，在科學和傳統的天主教、基督教教理上找不到內心的安靜，便趨向哲學和其他宗教裡探討，於是到大學去研究，選修哲學或亞洲文學系。這一群善根深厚的青年，一聽到有一位雖然沒有博士教授頭銜，沒有先後。不要奉承或小看別人，也不要管別人奉承或小看你。你們要凡事做得正，表現出美國人也有修行。」

「修道人不見他人過，只說人好話，這就是修『口』德。如果你沒有口德，你說甚麼，人家都不相信。但是，如果你有身、口、意三業的福德，一見面就會受人恭敬。不要聽人家讚歎你，也不要讚歎自己。守口修德，任何時候都不要說人家的過錯；不要老想別人的不是。如果有人對你說別人的壞話，你就走開，不要污了耳朵。這些小節是最容易犯錯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

上人苦口婆心特別對五位行將在另外一個環境下受訓的弟子們講了很多話。你說，大家聽到了沒有？當時，自然大家都很感動，都會說以師志爲己志。可是，當戒子們回來的時候，也帶回來一連串的問題。人性是多麼脆弱啊！爲甚麼人家晚上可以高枕無憂，我們卻要不倒單？爲甚麼人家晚上可以吃晚餐，我們要日中一食（上人日中一食，是要遵佛制和發願將食物供養饑餓的衆生，使他們都能得到「食」福）？爲甚麼人家可以很隨便，我們卻要衣不離體？唉！誰可以不隨境轉？

上人把這番話寫了下面的對聯和偈語，相信很多人已經背熟了。可是，我們能依教奉行嗎？

「凍死不攀緣，餓死不化緣，窮死不求緣，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抱定我們三大宗旨；捨命爲佛事，造命爲本事，正命爲僧事，即事明理，明理即事，推行祖師一脈心傳。」

眞認自己錯，莫論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

➡謝果正／攝

「我也常念。我多麼高興我已經認識觀音菩薩了！」

上人怎的爲衆生想得如此週到？爲了幫助弟子持戒清淨，不受親情干擾，他老人家運用出世法。時機成熟，使一位母親感覺到人情的溫暖，上人也不在乎使用入世之方。恆實法師追述道：「當我問及母親那一天她和上人在辦公室談些甚麼的時候，母親就詳細告訴我。」

她說：「你知道嗎？第一次我到

末法時代人人都應熟背楞嚴咒

《楞嚴咒的感應》

◎謝果正

師父說：「楞嚴興，佛法興。楞嚴滅，佛法滅。」

所有自認爲正信的佛教徒，都應發大心爲全世界時時誦持楞嚴咒，使浩然正氣長存，使正法永遠住世，這才是現代的佛教徒應有的學佛態度。

自九〇年皈依師父後，聽師父的錄音帶開示說，他到西方傳法，主要憑藉的就是楞嚴咒和大悲咒的力量，靠這兩種咒的力量，使他深入原屬佛教「沙漠」，外道盛行的西方社會，爲佛教立下千秋萬世永不磨滅的聖業。師父六八年起，在美國舊金山開始向西方人弘法，就是以宣講楞嚴經（含楞嚴咒）做爲開端，可見楞嚴經和楞嚴咒對振興世道人心之重要和迫切，實非其他佛教經典所可比，換言之，楞嚴經和楞嚴咒對這人欲橫流道德幾近徹底淪喪的時代，是最最對機的，也是當頭棒喝的最佳法寶。因爲這個末法時代，是個魔氣盛，正氣衰的時代，妖魔鬼怪到處興風作浪，搞得人心敗壞，世界不得安寧，而這些妖魔鬼怪一般凡夫的肉眼是辨別不出的，除非你開五眼六通。這些魑魅魍魎最懼怕的就是楞嚴經和楞嚴咒，因爲楞嚴經講的道理太眞，楞嚴咒的力量又威強，使得這些雜形異類聞之，都變得老老實實，膽戰心驚，不敢隨便放肆。師父上人說：「你一誦楞嚴咒，爲什麼妖魔鬼怪不敢出來？因爲力量太大了，盡虛空，遍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有這種祥光瑞氣瀰漫著。所以有人誦楞嚴咒，就是補天地正氣的不足」。

美國加州萬佛聖城的山門有副師父所做的對聯，右聯寫道「華嚴法會楞嚴壇場四十二手眼安天立地」，可見師父主要就是靠著華嚴經、楞嚴經和楞嚴咒以及大悲咒的四十二手眼來安天立地，默默中用佛法的力量謀求世界的和平。其中尤以楞嚴經和楞嚴咒最爲師父所推崇，一再殷切的叮嚀，在這末法時代，做爲佛教徒，人人都應熟讀楞嚴經，背誦楞嚴咒，這才配做「眞正的佛教徒」。他曾說過：「楞嚴咒關係整個佛教的興衰，是支持世界不到末日的靈文」，「世界上若有一人會唸楞嚴咒，這世界就不會毀滅」。

楞嚴經裡講得很清楚，只要能持誦楞嚴咒無論飢荒、瘟疫、戰亂、賊難以及所有一切的災難都能逢凶化吉，而且有求必應，特別靈驗。

記得九四年，我在美國洛杉磯工作時，有一次開車載兩個十三歲的外甥到長堤聖寺參加法會，在回家的路上，兩個小鬼在車後座內打鬧，我制止不聽，無計可施，乾脆不管他們，將萬佛城錄來的楞嚴咒錄音帶播放，並隨著持誦，約莫五、六分鐘光景，突然覺得後面靜悄悄的，從後視鏡一看兩人閉眼似睡非睡似的像兩條「僵蟲」，斜靠在後車座背上。心想這莫非是楞嚴咒的力量使然，短短的幾分鐘就把他們兩人身上的「頑皮鬼」給攆跑了不成？這是我第一次在偶然中體會到楞嚴咒的妙用。師父曾開示過，持誦楞嚴咒的妙用與功德，太不可思議，盡未來際也說不完，「楞嚴咒裡邊所說的，都是降伏天魔，制諸外道的，從一開始到終了，每一句都是諸佛的心地法門，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用途，每一個字有每一個字的奧妙，都具足不可思議的力量。即使只唸一字、一句、一會或唸全咒都是驚天動地，所謂驚天地，泣鬼神，妖魔遠避，魑魅遁形。」後來因爲養成一面開車一面誦持楞嚴咒的習慣，無形中我所開的車內充滿楞嚴咒，而我也慢慢觀察到凡是坐過我車的人，平常性喜聒噪的，一上車不是變得「楞楞的」，安靜許多，要不然很容易就睡覺了。相信這也是楞嚴咒默默中感應的力量吧！

另一事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父母，從小就看他們常鬥嘴，雖然經一番的努力，把他們養成吃長齋的習慣，但是父親既嘮叨又暴躁的脾氣並未隨之改善，反而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劇，我百思不得其解，因常聽人說吃素會使人的脾氣變得較溫和，但這並未發生在他身上，或許這是不少老年人的通病吧！也或許他業障較重，「瞋恨鬼」經常在其身上作祟吧！總之，我這個做兒子的夾在其中，聽他們吵嘴聲的滋味確實不好受。自從學會背楞嚴咒之後，我又想到或許可用它來試試看。師父曾說：「常常誦唸楞嚴咒，就能消除你宿世的業障，往昔的罪業都可以消除。」、「不管是輕、是重，甚至不通懺悔的四波羅夷罪、五逆、四棄、八棄，你一唸楞嚴咒，無論怎麼重的罪都消滅了，連一根頭髮那麼多都沒有。」也可以說誦持楞嚴咒是消除業障最快最徹底的法門之一。所以，以後我一出門開車去上班，就誦楞嚴咒，下班亦然，然後把這項功德迴向給兩老，願他們脾氣都能改好，結果很快發現情況改善不少，吵嘴聲減少了許多，有時候回家一進門，看到父親一人獨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模樣，很像一隻聽話的「綿羊」，坐在沙發上好像無明火想發也發不起來似的，彷彿糾纏其身的「瞋恨鬼」給楞嚴咒裡的金剛藏菩薩或鬼神王給鎮住，服服貼貼的，不敢放肆。不過我也深了解，除非他本人也發心學佛，潛心修行，否則光靠外來楞嚴神咒的力量，只能改善而無法斷其壞脾氣的根源。我也嘗試用拜懺的方式，爲其消業障，期望有一天，他的自性覺悟，開始學佛。不過，到目前爲止，我的德行尚無法感化其皈依佛門，願諸佛菩薩加被，令其早日皈依，誠心修行，改掉其壞脾氣的毛病。如能做到這點，我將慶幸自己此生沒有白活了。

師父曾說：「持誦楞嚴咒的人最好能發大心，爲全世界誦持，把所有的功德迴向給全世界。」而師父十八大願之一——「願一切衆生，見我面，乃至聞我名，悉發菩提心，速成佛道。」這是多宏廣的願力。所以我現在也仿效師父，每天誦持楞嚴咒，把功德迴向給不只是我父母或至親好友，甚至辦公室全體同仁及他們的眷屬，以及今天我遇到的每一個人，乃至法界一切有情無情衆生，願他們都能早日成就佛道。自從這樣做之後，我覺得在爲人處事方面，不但化解了不少的阻力，而且常有許多事半功倍，弦外之音的功效。現在叫我一天不持誦楞嚴咒還眞難，因爲我已把它溶入我的生活裡，儘可能把它應用在我生活週遭的每一個層面，慢慢體會它的妙用。我也願在此發願，盡未來際，生生世世都擁護楞嚴咒，誦持楞嚴咒，使正法永遠住世，使世界更美好。

持誦楞嚴咒另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持誦者其功德特別殊勝，師父曾說過，你若能把楞嚴咒背得出來，得到持咒三昧，誦得如流水一樣，源源不斷，「你最低限度也可以七生都像美國煤油大王那麼有錢，七世都做員外，做有錢人。」雖然誦持楞嚴咒可獲得如此大的福報，但是師父也不忘提醒大家，不要境界那麼小，「七世的員外也是一眨眼的期間。那麼唸楞嚴咒要希望什麼呢？要希望究竟做佛，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實際上學楞嚴咒，就是佛的化身，不但是佛的化身，還是佛的頂上化佛，化佛中的化佛。」「你若能受持楞嚴咒，將來一定成佛。」這是師父所開給我們的保証書，這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一種法門，全世界佛教能徹底講出楞嚴咒的道理和妙用的，大概僅此萬佛聖城一家，也只有師父宣公上人這樣的大德，才能講出那麼微妙不可思議的法。由於楞嚴咒關係著整個佛教和世界的興亡，忝爲佛教徒的一員，焉有不痛加珍惜、擁護和廣爲傳播的道理？

因爲持誦楞嚴咒的感應特別靈、特別快，其力量和功德也特別大，因此持誦者本身的心要清淨，言行也要光明正大，遵守戒律，才能有所成就，正如師父所說的，最低限度要守五戒，奉行十善，否則不但沒有感應反而會惹來麻煩。有人一聽如此，就不敢冒然學楞嚴咒，其實學佛的人本來就應嚴守戒律，如果心裡還充滿著貪、瞋、癡，那你無論誦經、持咒或打坐，樣樣都不會有所成就。即使不幸惹來一些小麻煩，那也是一種警告、一種考驗，叫你的心要收斂，叫你循規蹈矩，不要再犯戒。

在回台灣工作之後，有機會我也向有緣的同事，介紹持誦楞嚴咒的妙處，所得的回答經常是「楞嚴咒聽說只能早上唸，其他時間不可唸，否則對自己不好。」爲何台灣許多道場的師父們都教人家只能早上唸楞嚴咒，其他時間都要「退避三舍」？佛是慈悲也是平等的，不會只對這部咒有偏見，只能說這是以訛傳訛。邪魔外道爲了要破壞他們所最懼怕的楞嚴咒，魔王和他的魔子魔孫就造了此種謠言，希望大家少唸這個咒，這樣他們就可以得逞，爲非作歹，在世界上多作一點壞事。佛也說過在這末法時代，佛法最先滅的就是楞嚴經和楞嚴咒，因爲魔王和他的眷屬，千方百計最想破壞的就是這部經和這部咒。而許多無知的善知識卻隨著魔棒而起舞，對它們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我認識的朋友有學佛十多年，卻沒有聽過什麼叫「楞嚴咒」的。這實在是佛教的一大損失與悲哀。

有人問師父宣公上人：「聽說楞嚴咒只能早上五點唸，其他時間不可唸？」上人回答：「隨時唸，隨時都是早上五點。」「此地早上，美國是晚上，如何算起？誦經唸咒不要著相。」「隨時唸，隨時都有感應。」我們此生，何期至幸，能有宣公上人這位大善知識眞知灼見的引導，他的話有如暮鼓晨鐘，希望能敲醒更多被誤導的善知識。

師父說：「楞嚴興，佛法興。楞嚴滅，佛法滅。」值此道德沈淪，世風日下的時代，不只是台灣，甚至整個全世界都走到一個面臨生死存亡絕續的危險時刻，所有自認爲正信的佛教徒，都應發大心爲全世界時時誦持楞嚴咒，以挽狂瀾於既倒，使浩然正氣長存，使正法永遠住世，這才是做爲一個現代的佛教徒應有的學佛態度。

↓謝果正攝。